

他是独裁者，也是西班牙的守护者，还是“民主国王”的培育者
他推动了西班牙现代化的进程，为民主政治的实现打下了基础

“爱国的”独裁者

佛朗哥传

〔美〕斯坦利·G. 佩恩 〔西〕赫苏斯·帕拉西奥斯 / 著 李永学 / 译



Franco: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Biography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Stanley G. Payne Jesús Palacios

Franco: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Biography

“爱国的”独裁者

佛朗哥传

[美] 斯坦利·G. 佩恩 著
[西] 赫苏斯·帕拉西奥斯
李永学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国的”独裁者：佛朗哥传 / (美) 斯坦利·G. 佩恩 (Stanley G. Payne), (西) 赫苏斯·帕拉西奥斯著; 李永学译.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

书名原文: Franco: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Biography

ISBN 978-7-5520-2472-2

I. ①爱… II. ①斯… ②赫… ③李… III. ①佛朗哥·巴蒙德 (Franco y Bahamonde, Francisco 1892-1975) — 传记 IV. ① K835.5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0391 号

启蒙文库系启蒙编译所旗下品牌

本书版权、宣传、文本等事宜, 请联系: qmbys@qq.com

FRANCO: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BIOGRAPHY by Stanley G. Payne and Jesús Palacios

Copyright © 2014 by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ystem.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Wuhan Enlightenment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Company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8-819

“爱国的”独裁者：佛朗哥传

著 者: [美] 斯坦利·G. 佩恩 [西] 赫苏斯·帕拉西奥斯

译 者: 李永学

责任编辑: 唐云松

出 版 人: 余 凌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p.org.cn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37.125

插 页: 16

字 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472-2/K · 473

定价: 1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xi

如今时当 21 世纪的第二个 10 年,佛朗哥已去世将近 40 年了。尽管如此,他与他漫长的独裁统治还没有完全走进尘封的历史,仍然能够激起人们相当大的热情,至少对于少数他的本国人来说是这样。有关佛朗哥的著述很多,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倾向于描绘出要么极端正面、要么极端反面的形象。后一种的代表是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出版于 1993 年、长达千页的著作;而把他作为圣徒歌颂的两部著作篇幅同样很大,分别为里卡多·德拉谢尔瓦(Ricardo de la Cierva)与路易斯·苏亚雷斯·费尔南德斯(Luis Suárez Fernández)的作品,出版于 2000 年与 2005 年。胡安·巴勃罗·富西(Juan Pablo Fusi)1985 年对佛朗哥的一个简略描述更为公允,但那只是一篇介绍性的短文。其他的传记作品,要么在评价他的时候采用了极不公正的方式,要么只掌握了相当有限的资料。面对这样一位复杂且评价趋于两极的人物,虽然不能指望出现一锤定音的著作,但我们认为:对于佛朗哥,现在已经到了重新努力描述和分析的时候了,这一努力还应该包括对于这位西班牙独裁者个人生活更为全面的探讨。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批新的资料来源:既有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全国基金会(Fundación Nacional Francisco Franco)档案室中的存档文件,作者于 2008 年 1 月与他的女儿——佛朗哥公爵夫人卡门·佛朗哥·波洛(Carmen Franco Polo, Duquesa de Franco)面谈时得到的私人讲述,也有一批新的二手研究所提供的广泛资料。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曾在这一领域内开展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赫苏斯·帕拉西奥斯从 1996 年发表的《佛朗哥的秘密文件》(Los

papeles secretos de Franco)开始,对弗朗哥档案室(Franco Archive)的存档文件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其后更出版了另外的三部著作;而斯坦利·佩恩也在有关弗朗哥政权的政治与制度方面发表过一些作品。朱丽娅·舍尔曼(Julia Sherman)仔细阅读了全书并提出了详尽的批评建议,让本书在风格与内容方面都增色不少。

有别于以往作者们对弗朗哥的谴责或歌颂,本书试图对弗朗哥的生平给出更为全面、更为客观、更为平允的描述。本书对理解西班牙历史上的弗朗哥时代是否有帮助,则要请读者来评价。

目 录

- 第一章 一位西班牙军官的诞生（1892—1913） / 1
- 第二章 欧洲最年轻的将军（1913—1926） / 21
- 第三章 综合军事学院院长（1926—1931） / 50
- 第四章 从边缘人到总参谋长（1931—1936） / 65
- 第五章 摧毁共和制民主（1936） / 95
- 第六章 佛朗哥成为大元帅（1936） / 120
- 第七章 铸就独裁（1936—1939） / 143
- 第八章 赢得内战（1936—1939） / 162
- 第九章 佛朗哥与民族主义者的镇压（1936—1945） / 188
- 第十章 从内战到世界大战（1939—1940） / 199
- 第十一章 巨大的诱惑（1940—1941） / 217
- 第十二章 幸免于难（1941—1945） / 244
- 第十三章 处于低谷的佛朗哥（1945—1953） / 265
- 第十四章 处于巅峰的佛朗哥（1953—1959） / 297

第十五章	内政与家庭生活 / 318
第十六章	发展型独裁者（1959—1964） / 345
第十七章	面对未来（1964—1969） / 366
第十八章	佛朗哥与西班牙的现代化 / 382
第十九章	暮年（1969—1974） / 396
第二十章	佛朗哥之死（1974—1975） / 423
结 论	历史全景中的佛朗哥 / 448

注释 / 469

索引 / 548

一位西班牙军官的诞生（1892—1913）

在西班牙漫长的历史上，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无疑是作者们着墨最多的人物。但在大量的文献中，客观的却极少。大部分著述，要么走向这个极端，要么走向那个极端。真正的佛朗哥是难以捉摸的，而由于他留下的可用的个人资料极少，就更是如此了。说起来，佛朗哥亲笔写下的文字倒不少；其中包括一部短篇小说，一部有关他在摩洛哥早期军事生涯的回忆录，好几篇发表在杂志与报纸上的文章（有时候会用笔名发表），大量的信件，一部自传中的两个简短章节，以及一批讲话稿。然而，在所有这些文字中，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能够揭示他自己更为私人生活的东西，而且其中完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澄清他人生中关键时刻的情况，或者能够说明他是如何做出那些最重要的决定的。

如果说，佛朗哥的支持者曾把他描述为一位天才，他的诋毁者则经常把他描绘为一位庸人。后者认为，佛朗哥确实是一位极为成功的历史人物，但他的成功只不过是低级狡诈与纯粹运气结合的结果。这两种描述都无法令人信服。他的一本重要传记的作者保罗·普雷斯頓，尽管绝不是这位西班牙独裁者的支持者，却正确地指出，一般的反佛朗哥著述没太把佛朗哥当回事，因而无法理解他。

关于佛朗哥生平的某些方面，资料十分丰富；但在其他方面则十分贫乏，乃至完全没有。他于1892年12月4日生于埃尔费罗尔。该市位于西班牙西北部绿色的海岸线上，是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该市属于加利西亚（Galicia）地区，自1730年以来便是佛朗哥家族的家乡。¹ 这个家族有在海军服役的长

期历史；佛朗哥的6代祖辈都曾是海军军官，有几位当上了海军将领。²或许可以说，佛朗哥的家庭属于上层中产阶级，但不算大富人家；他的父母都来自西班牙的大公阶层，即下级贵族；他母亲一方的家庭还与有封号的加利西亚贵族有关系。

佛朗哥发达以后，有关他的家族背景，坊间流传最久的说法是，他的先祖有犹太血统，尽管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³但我们应该记住，经过14世纪与15世纪几代人的时间，犹太人大部分已经成为天主教徒。于是，从比例上说，西班牙社会中吸收的犹太人基因要高于任何别的现代欧洲国家。一份发表于2008年的基因研究的结论说，在全体西班牙人中，大约有20%带有犹太人基因。⁴因此，如果佛朗哥带有犹太人血统，这也很平常。在20世纪的西班牙，超过800万名公民带有这一特征，因而完全算不上特别的发现。

佛朗哥的父亲尼古拉斯·佛朗哥·萨尔加多·阿劳霍(Nicolás Franco Salgado Araujo)是在海军后勤部门任职的军官。他最终的军衔是相当于海军中将军需将领，但其职权完全在管理方面。他从事着一种非常传统的职业，却是一个相当非传统化的人物。在个人生活与观点方面，老佛朗哥是一位阅读广泛、观点古怪的自由思想家，甚至可以说他有些放荡不羁。而所有这些，在西班牙海军军官中都是非常少见的。33岁的时候，他曾在马尼拉任职，并在那里勾引了一位陆军军官的14岁女儿康塞普西翁·普埃(Concepción Puey)并让她怀了孕，他的儿子欧亨尼奥·佛朗哥·普埃(Eugenio Franco Puey)于1889年12月出生。⁵在有些国家的海军军官队伍中，这种丑行可能会让尼古拉斯·佛朗哥受到荣誉法庭的审判而丢掉官职，但西班牙海军却把这件事遮掩了下来。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调回了位于埃尔费罗尔的国内基地。他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军官，因为他的工作成绩而受人尊敬；但他在同僚中人缘欠佳，因为他们感到他的个人生活过于古怪、离经叛道。

在埃尔费罗尔，他遇见了海军后勤部门一位高级军官的女儿玛利亚·德尔皮拉尔·巴阿蒙德-帕尔多·德拉马-安德雷德(María del Pilar Bahamonde y Pardo de Lama-Andrade)。她当时24岁，笃信上帝，极富魅力。她也出身于海军世家，几代祖先都是海军军官。她是西班牙第一位重要的女性小说家埃米莉亚·帕尔多·巴桑(Emilia Pardo Bazán)的远房亲戚。1890年5月，在尼古拉斯·佛朗哥的私生子出生5个月后，两人结婚。他有没有向自己的新娘坦白自

已有一个私生子,很值得怀疑;其他所有家庭成员都不知道这件事。在此后的8年中,这对夫妇生了5个孩子。他们的长子尼古拉斯(Nicolás)生于1891年,比他的弟弟弗朗西斯科(Francisco)年长一岁多。后来,他们又于1895年生下了女儿皮拉尔(Pilar),1896年年底生下了另一个儿子拉蒙(Ramón)。最后一个孩子是他们的二女儿,取名帕斯(Paz),生于1898年,但只活了5年;不过其他几个孩子都很健康。

佛朗哥后来把自己的父母描述为那个年代男女差异的典型:“男人们严厉、苛刻、充满大男子作风,他们觉得宗教可有可无,认为那是妇女们的事儿。而女人们则善良、忠诚、笃信上帝,是家中真正的天使。”⁶有关老尼古拉斯·佛朗哥酗酒与赌博的故事或许传得有些夸张,但他是一位不可知论者,藐视传统道德,并把大量业余时间花在外面恣意享乐。尽管他自己在城里玩乐,在家里却是一位十足的暴君,是一位说一不二、富于暴力的男人。他对孩子们有一定程度的关心,但培养他们的时候态度十分粗暴。他的妻子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于宗教持正统的态度;而随着年岁流逝,他对妻子的这种态度越来越轻蔑。

在性情方面,皮拉尔·巴阿蒙德与尼古拉斯完全不同。她是一位充满爱心与自我牺牲精神的母亲,这在她那代人中是相当典型的。她对于她丈夫在身体和思想方面的放纵感到难以理解。或许,结婚时,她对老尼古拉斯的情况没有多少了解。⁷她是一位顺从、贤惠的妻子,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丈夫的坏话,显然也没有顶撞过老尼古拉斯;但她受了不少苦。

在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尼古拉斯·佛朗哥在感情上对自己的妻子更加疏远。他觉得她过分古板、守旧。1907年,当他14岁的二儿子即将入读步兵学校的时候,他得到了到马德里的海军部就职的任命。于是他只身前往首都,将家人留在了埃尔费罗尔。尽管尼古拉斯·佛朗哥是埃尔费罗尔本地人,但他感到西班牙首都活泼的空气更合他的口味。于是,他在漫长的余生里一直住在马德里。一开始他并没有正式与家庭脱离关系。至少他一直一定程度上赡养着家庭,而且每隔几年都会在夏日回埃尔费罗尔度假。但最后,他彻底抛弃了这个家。一段时间之后,老佛朗哥与一位名叫阿古斯蒂纳·阿尔达纳(Agustina Aldana)的妇女同居了。女方是一位外省学校的年轻教师,她毫无保留地爱着尼古拉斯,从来没有因为他的偏见而与他发生矛盾。阿古斯蒂

纳曾把一个女孩当作自己的女儿在家里养大,但她显然是阿古斯蒂纳领养的一位侄女,不是尼古拉斯·佛朗哥的亲生女儿。⁸老佛朗哥于1925年退休,并只能依靠一份海军中将的退休金度日,结果变成了一位著名的守财奴。他总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而且对银行怀有强烈的恐惧心理。于是,老尼古拉斯总是随身携带着大量现金。结果,1941年,有轨电车上的一位扒手从他身上窃取了1.7万比塞塔,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

一切迹象都表明,在活下来的4个孩子中,最不受老尼古拉斯关注的,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弗朗西斯科,家里人称他帕科(Paco)或者帕基托(Paquito),有时也叫他佛朗基(Frankie)。这个男孩个子不高,身材纤弱,却相当坚强、内向,跟他溺爱孩子的母亲性格非常像。老尼古拉斯·佛朗哥脾气很坏;有时候,当儿子们淘气或者让他很不高兴的时候,他会打他们的耳光或者严厉地惩罚他们。但我们找不到证据,说明帕科曾经受到老尼古拉斯的残暴虐待。如果没有其他原因,这一定是因为他顺从、多少有些胆小,而且表现不错。与父亲同名的尼古拉斯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但父亲对他最为严厉,他经常因为懒惰和成绩不良而受到惩罚。尽管老尼古拉斯也关注帕科的教育情况,但他后来对帕科取得的成就完全不屑一顾。甚至在他的儿子成为独裁者之后,这位政治思想左倾的父亲还是对他持有严厉批判的态度。无论在公众场合或者在私下,他都认为,帕科的显赫地位简直不可思议。于是,傲慢的尼古拉斯·佛朗哥与敏感的帕科之间差不多没有什么感情;而在所有孩子中,受家庭剧变影响最大的当属帕科。与他的父亲不同,帕科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批评过老尼古拉斯;但他从来没有原谅他的父亲,也根本不承认他父亲的第二个家庭。

许多年之后,佛朗哥去世了,剧作家海梅·萨洛姆(Jaime Salom)写了一部名叫《公鸡的短途飞翔》(*El corto vuelo del gallo*)的剧本,人们称其是“从他父亲放荡生活的角度描述的佛朗哥个人生活史”。一方面,与他的两个兄弟一样,佛朗哥想要效仿祖先们成功的军旅生涯;虽说他的父亲是一位文案军官,佛朗哥却成了一位著名的战场领袖。另一方面,佛朗哥完全摒弃了他父亲的生活方式和宗教、政治态度。他的父亲是一个无视道德、放浪形骸的人,而佛朗哥却简朴、纯洁,是一个完全忠于妻子的丈夫,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总的来说,佛朗哥的童年还算普通,并不凄惨。然而他对他父亲的反感从来都没有消失。成年后,他的兄弟和妹妹都会时不时地前往马德里看望父亲,

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弗朗哥曾经这样做过。后来他也只见过他的父亲两次。第一次是在1916年,当时他在战场上受了仅有的一次重伤,他的父母一起前往一家军医院中探望他;最后一次是他的母亲在1934年去世的时候。弗朗哥从本质上继承了他父亲的严厉态度与专制作风。在一生中,他对于他所轻蔑的人表现了毫不留情的漠视与轻鄙;第一个重要目标或许正是他自己的父亲。成年以后,他似乎觉得老尼古拉斯·弗朗哥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他从来不说他父亲的坏话,而是通常完全不提他。他断然拒绝以任何方式承认他父亲的第二位配偶,而且,当尼古拉斯最终于1942年以86岁的高龄去世的时候,他把尼古拉斯的遗体安葬在马德里的高档墓地阿尔穆德纳公墓(Almudena)中属于弗朗哥家族的区域,紧挨着他的母亲唐娜·皮拉尔下葬的地方。

在成为独裁者后几年,弗朗哥以海梅·德安德雷德(Jaime de Andrade)为笔名,撰写了一部以《种族》(*Raza*)为题的短篇小说。当然,这部小说也可能是与别人合写的。后来,以这篇小说的情节为基础,一位著名的西班牙电影制作人于1941年推出了一部广受关注的电影。⁹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位海军军官,他代表着弗朗哥心目中希望有的那种父亲的理想形象:一位具有不屈不挠的铁血勇气与道德正气的虚构人物。他是一位忠于家庭的男子,一位战场指挥员,而不是一位文案军官。

弗朗哥比他的两个兄弟更像他的母亲。在意识到丈夫确实已经抛弃了这个家庭之后,他的母亲总是穿一身寡妇的黑衣。弗朗哥从她那里学到了恬淡寡欲、谦虚、自制、举止文静,崇尚家庭和睦,总体上说尊重天主教与传统价值观。¹⁰但他从来没有效仿她的温顺与屈从忍受,她对于宗教全心全意的狂热认同,她原谅他人的能力和她为他人工作时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没有效仿她的人格热情、慷慨大度与基督徒的慈爱精神。一位心理学家或许会称这种不平衡的继承为性别角色适应(*sex-role appropriate*),但正是这种继承,铸就了一个具有令人吃惊的节俭精神、自我控制与决心的成年人。他对家庭、宗教与传统极为尊重,却又经常表现出冷漠、严厉和无情;他无法对他人的感情做出全面的反应;他能够让人对他产生敬畏与尊重,因此具有担任领袖的天然气质;他也会在由家人与朋友组成的非常小的圈子里表现出有限的私人温情。

他们三兄弟后来都在追求成功方面表现出了特别大的热忱,或许是为了在基本上被父亲抛弃后证明自己的价值。然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时时对他

们表示关切的母亲，她无时不在催促着他们自强不息，以取得某种重要的成就。三兄弟有着各自不同的个性，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都决心要出人头地，在这个世界上做出一番事业来。尼古拉斯是三人中最年长也最高的（虽然还是矮个子）。他狡黠而又睿智，是几个孩子中学习成绩最好的，也是三兄弟中最传统的一个。他追随家庭的传统进入了海军学院，成为一名海军工程军官。他后来转行进入了海军舰艇制造业，因为这可以让他更快地晋升。到了1921年，他的军衔已经相当于陆军中的中校，比他更为有名的弟弟得到同等军衔的时候还要年轻一点。然而，他35岁的时候却辞去了军职，担任了瓦伦西亚（Valencia）一家商业造船厂的厂长，得到了高得多的工薪。或多或少，尼古拉斯可以算作一个爱好享乐的花花公子。随着年纪增长，他也变得越来越热衷于骄奢淫逸的夜生活，因而时常在俱乐部与卡巴莱餐厅中流连至深夜。这一点与他生活自律的弟弟帕科完全不同。尼古拉斯从来没有像他的两个弟弟那样，表现出对于冒险行动与英雄行为的渴望。1933年他回归海军系统，在马德里的海军工程学院中任教。他的第一任妻子早年去世后，他很快便与她年轻的表妹结婚，后来表妹为他生下了唯一的儿子。他满腹笑话，是三兄弟中最善言辞的，而他的生活也是他们中最平凡的。¹¹

然而，在几个孩子中，最传统的还要算女孩皮拉尔。她与一位土木建筑工程师结了婚，丈夫是一位保守的卡洛斯王位诉求拥戴者^①，比她年长不少，但这种现象在当时的西班牙社会中并不少见。皮拉尔活泼、健谈、自以为是，而且极能生养。虽然尼古拉斯与拉蒙都先后结了两次婚，但她的三个兄弟都只有一个孩子；而她却生下了10名子女，最小的一个生于内战之后，她当时年已四十有五。她的6个儿子中，有4个遵照家族的传统进入了军界，成为海军军官，其中一人官至海军少将。而且，她的4个女儿中也有两个与陆军军官结婚。

与此相反，在几个孩子中，最年轻的拉蒙虽然比帕科还要矮一点，只有5英尺3英寸高^②，却是他们中间最大胆的一个。至少在好多年里，他在政治上与社会上都是一个彻底的叛逆者，甚至比他有些风流放荡的父亲还反传统。拉蒙还成了一位国际知名的飞行员，有一段时间甚至使他哥哥所取得的成就黯然

① Carlist，以后简称卡洛斯派。——译者注

② 约合1.60米。——译者注

失色。他一直是三兄弟中最富有探险精神的一个，或许也是最多才多艺的，但却是其中唯一一位英年早逝者。他于1938年在内战中死去。¹²

早年，帕科在一个省级港口城市海军社会的狭小天地中接受教育。20世纪初的埃尔费罗尔只有2万居民，却拥有壮丽的天然海湾，是西班牙的主要海军基地，也是重要的造船工业中心。后来，佛朗哥曾经提到自己在海港地区听水手们讲故事时流露出的神往之情。那些水手们曾经远涉重洋，到遥远的大陆旅行。尽管如此，埃尔费罗尔一直是一座死气沉沉的小城。直到1923年，那里才通自来水，普通居民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拮据。在佛朗哥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回忆起那里“令人厌恶的社会不平等。我看到了那些向各家各户运送淡水的妇女们极低的生活水平。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我还记得这种事情对我的冲击。不管天气如何，她们都站在公共广场前的供水龙头旁排着长队，然后把盛着25升水的水罐顶在头上送往各个公寓，而她们每次得到的报酬只不过是15分钱^①。另一个例子是那些在港口中从船上卸煤的妇女们，她们一天劳动的报酬只有1个比塞塔。”¹³

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的灾难性惨败，给埃尔费罗尔的海军社会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这次惨败几乎将西班牙帝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家当输得精光。帕科在这一灾难性事件的阴影中长大，而在这个国家，“国家重建主义”（regenerationism）的泛滥思潮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该思潮寻求西班牙的现代化，想要把它提升到西欧其他国家的水准。

19世纪，西班牙成为继法国之后，第二个引入议会民主制的国家。“Liberal”（自由的）这个词就是在西班牙语中首创的，后来传入了其他语言。直到1923年，西班牙在议会自由主义体系下的岁月一直长于法国。军方在1815—1875年的“军事政变时期”经常扮演政治角色。在经历了这一时期经常性的动乱与政权更迭之后，西班牙享有了半个世纪的稳定，经济也得到了非常缓慢的加速发展。然而，国家重建主义者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要求更为迅速的变革与更加强有力的领导层。但由于革命工人运动的成长壮大，他们很快便受到了左派势力的包抄与影响。在工人活动分子与某些国家重建主义者中，许多人都带有某种极权主义色彩。他们有时对共和政体感到绝望，认为他们需

10

① céntimo, 1比塞塔的1%。——译者注

要一位“铁腕手术师”，才能让这个国家恢复生气。我们现在对于帕科早期的政治态度一无所知，但根据他后来的表现，能够看出他受到了20世纪初期的国家重建主义者中更具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思想的人的影响。

在埃尔费罗尔，佛朗哥一家住在一所他爷爷拥有的大型三层楼房里，一家人占据了上面的两层楼；至少在最初的几年里，一楼租给了一户没有他们富裕的人家。帕科的生活圈子是自己家族的社会关系网，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他的父母双方都在加利西亚有许多亲戚，他们的家族圈子中有许多叔叔婶婶辈的人，也有许多堂兄妹、表兄妹。在家族中，他父亲年纪最轻的叔叔是另外一位海军军官。他是一位鳏夫，死后留下了11个孩子，有8个尚未成年；于是，佛朗哥的父亲被指定为他们的监护人。这一批孩子让他们的家庭变得更大了。唐娜·皮拉尔特别喜爱孩子，与孩子很亲密，于是便接过了母亲的职责。在这些远房堂兄妹中^①有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萨尔加多-阿劳霍（Francisco Franco Salgado-Araujo），他比帕科年长两岁半。这是一个高个子男孩，家里人称他帕孔（Pacón）或者大弗兰克（big Frank）。他后来也成了一位陆军军官，并在他堂弟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开始担任佛朗哥的副官，后来担任这位国家元首的个人军事管理处的首席幕僚。¹⁴

有关佛朗哥的童年与青少年生活的资料很少，而且内容相对肤浅。¹⁵ 他的兄弟姐妹中唯一写了回忆录的是他的妹妹，但她留下的是一份传统的记录，透露的东西很少。¹⁶ 他的女儿卡门曾经说，尽管她的父亲喜欢讲述自己战争生涯中的一些片段，却很少提到自己的童年。“如果你问到他什么事情，他会简略地回答，但他回顾那段时光时并没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帕科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孩子，一个成绩不错的学生，但在学业方面不及他更有才华的哥哥尼古拉斯。他在数学方面表现了一点点天分，但在某些手工与图画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三兄弟都在埃尔费罗尔当时最好的私立学校接受教育，这让家庭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但佛朗哥的父亲还是这样做，因为他最为关注的事情似乎便是他们

① 原文此处用 second cousins，即帕科的父亲的小叔叔的孙子辈；但根据前面所说，他们其实是帕科的父亲的小叔叔的子女，因此应该是 first cousins once removed，即他们是与帕科的父亲同辈的人，比帕科高一辈。但在提到下面所说的这位帕孔时，书中一直说他是佛朗哥的堂兄。故怀疑，死去的这个人不是佛朗哥父亲的小叔叔，而是佛朗哥本人的小叔叔。——译者注

的教育。在老尼古拉斯离开家庭之前，他喜欢带着所有的子女，常常也会带上他们堂兄妹里的几个，一起长时间地在小小的城市里、港口和城市周围徒步行走。在这些时候，他显然会与他们以一定的深度讨论历史、地理、海军生活与某些科学方面的问题。

因为三个男孩子的目标都是与他们的祖辈一样，在海军中担任军职，因此，12岁的帕科就与在他之前的尼古拉斯一样，进入了一家特殊的私立中学学习。这家中学的办学目的是为学生们进入军事院校做准备。这所中学的校长有一个儿子名叫胡安·安东尼奥·苏安塞斯（Juan Antonio Suanzes），他只比帕科大一岁，后来成为弗朗哥比较亲密的朋友之一，而且将在他的政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帕科是同班同学中最小的一个。这种经历或许能让他更为老成，有助于他适应后来在军事学院中所面临的挑战，那时他差不多是那届学员中最年轻的。

在他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照片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小、很单薄的孩子（以致同学们有时叫他“小火柴棍”）。他生了一对特别突出的耳朵，看上去有些胆小，有些不知所措。从还是一个小男孩时起，他的嗓音中便带有一种高声调的温和鼻音，而且从来都没有消失过。这让他的声音终其一生都那么与众不同，那么令人不安。这种声音看上去是由某种天生的生理结构缺陷所造成的，其中包括隔膜的变形与特别狭窄的上颚。¹⁷这略微影响到了他的呼吸，而且让他的声音无法产生共鸣；这种状况让他小时候很难控制自己的声调，结果他余生都有一种异常柔和的声音。这也让他显得更加胆小、内向。后来，他学会了对他周围的人表现出冷淡与漠不关心的表情，这有助于维持他胆小与内向的形象；虽然一旦他能够放松身心并加以努力，他也能和任何人一样口若悬河。在他的一生中，他都倾向于关闭自己的内心世界，不与别人谈及自己；但是在令人舒心的环境下，他也能很快变得惊人地活泼，这种情况至少一直延续到他成为独裁者的时候。后来，他利用冷漠与疏远作为他实施自己命令的一种手段。但正如许多其他人一样，对于弗朗哥来说，青少年时代并不是一段特别幸福的时光。在这些年中，他学到了如何越来越多地自我克制、保持自律和决断，从而可以让自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成。

在他的50位最近支的父亲祖先中，不下35位曾经是海军军官，但三兄弟中只有尼古拉斯追随了这些祖辈们的足迹。因为到了此时，西班牙海军司令

部发现,它内部的军官数量已经过剩,因此严格限制了进入位于埃尔费罗尔的海军学院的学员人数。于是,对于帕科来说,合乎逻辑的替代选择是前往托莱多的步兵学院。托莱多步兵学院创建于1893年,到了1906年,它每年招收的新学员已经增加到了300人以上。而且,陆军中晋升的速度往往更快。于是,1907年,帕科决定前去报考步兵学院。开始的时候,他的父母都表示反对,因为12 他离过15岁生日还有好多天,他会成为下一班学员中最年幼、块头最小的人之一。尽管如此,帕科表现得非常有决断,而这一点将成为他今后生命中的主要特点之一。最后他的父亲只好同意了。

1907年6月,临赴马德里任职前,老尼古拉斯·佛朗哥尽了自己作为父亲的最后一次指导之责,陪14岁的儿子乘坐火车前往托莱多参加军校的入学考试。帕科在他没有写完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次出行,但他并不特别欣赏这次漫长、缓慢的旅行:“我必须承认,跟父亲(他死板而又严厉)的这第一次旅行不很有趣,因为他缺少那种信任与关怀,没法让别人觉得他容易接近。”¹⁸加利西亚地区位于西班牙边远的西北角。这次旅行创造了帕科人生中的一个纪录:他第一次来到了超越加利西亚本地疆域的地方。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叙述了自己在离开了这一苍翠的地区、穿越干燥贫瘠的卡斯蒂利亚(Castile)时感受到的冲击,这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正在离开欧洲,进入一个像非洲那样的地方。据卡门回忆,她的父亲经常提到这次经历对他的影响。后来他提出重新绿化西班牙的政策,这或许是其根由。

在1000多名申请人中,尽管帕科比绝大多数人年幼,但考试似乎对他完全不是什么问题,于是他顺利成为学校下一学年的382名新学员之一。他的堂兄帕孔虽然这一次名落孙山,却在第二年成功入学。他们的时机选择得很好,因为此后不久,学院的新生数量便被砍掉了一半以上,变成了150人。尽管不知道这一点,帕科还是对得以入选很高兴,并在后来回忆了被录取时感到的那种由衷的欣喜。他说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庭院里矗立的查理五世(Charles V)的巨大塑像,其上镌刻着他于1535年开始征服突尼斯之战时的宣言:“若不战死非洲,吾必为突尼斯之征服者。”这句话深深地感动了这位少年学员,他似乎在此后的3年中对此铭记不忘。他欣然接受了军校当局对学员们灌输的高度爱国主义理想,而且他的一位传记作家认为,他开始把西班牙理想化为他真正的大家庭,因为他自己的家庭由于父亲的遗弃而部分崩溃了。这是帕科第一次